

桑拿館

今天看到一個「冷知識」——德國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定期蒸桑拿的習慣，翻翻歷史，才知道德國的桑拿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出現了。

德國人蒸桑拿一般是三個地方，要不自家有，要不去酒店的SPA桑拿中心，除此之外還有城市裏專門的桑拿場館。自家的和酒店的不稀奇，我說說這個桑拿場館吧。這樣的桑拿場館全德國竟然有六千多間。

這個聽起來好像很特別的桑拿場館其實更像是國內的「高配版」公共澡堂：沐浴，泡澡，乾蒸，濕蒸，高級一點的還有附加的泰式按摩、精油按摩等等，項目和國內都差不多，有什麼稀奇的呢？如果要說最特別的一點，那就是德國的桑拿場館裏，蒸桑拿不能穿泳衣泳褲，要全裸着蒸。

這個要求根本的原因是避免游泳衣等把一些細菌帶進桑拿室，所以一般進桑拿室之前人們都會脫掉泳衣泳褲，並且要沐浴沖一下。這樣的規定在德國人看來並不稀奇，因為在德國，人們在沙灘海邊湖邊脫光了游泳和曬日光浴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有許多地方還有必須脫光才能入內的天體浴場。當然了，這些場所人們都禁止帶手機相機，也很懂得相互尊重。

柏林也有一個頗受當地人歡迎的東南亞風情桑拿館，到處有茅草搭的亭子和種植的熱帶植物，除了乾蒸濕蒸大小各異的桑拿室，還有室內室外冷熱不同的泡池。因為佔地面積大，場地寬敞浴池多、項目多，場館門票必

須是提前預約。周末和平日下班後晚間的票經常會供不應求，臨時起意想去蒸一蒸是比較困難的。

這種桑拿場館的要求也和其他地方一樣，要求全裸進入桑拿室，不過在項目之間走動時還是可以穿着浴袍的。當然你也會看到有的懶一點的德國人天氣不太冷的時候就這麼光溜溜地走來走去，泰若自然，也沒人側目驚訝，大家都見慣不驚。

一般來這裏的人們，先洗個澡，然後脫了進桑拿室蒸一蒸。有時候還能看到專業桑拿人員進到桑拿屋裏來加水，並且揮舞着大浴巾讓熱蒸汽在整個桑拿屋裏均勻散開。蒸好的人出去會再沐浴一次，然後跳進一個冰冷的池子裏，一冷一熱「刺激一下」，完了起來穿上浴袍再到休息區的躺椅上坐下來，喝點水休息一下。

乾蒸桑拿程序完畢，下一個「節目」要麼是換個「濕蒸」，或者去預約好的按摩項目，或者可以去這裏的餐廳吃點東西。因為是東南亞風情，餐廳的食物也是以泰式或者越南的菜品為主。

據說有些從來沒去過東南亞的德國人自從來了這個桑拿場館後便愛上了東南亞風情，還特意安排了泰國印尼的旅行。

是的，歷史原因，德國有不少來自東南亞的移民，他們恰到好處地把泰式按摩這一系列保養項目打入到德國的桑拿沐浴文化，蒸浴和按摩完美結合，想不到桑拿場館還成為了東西方文化的融會，有意思。



柏林漫言
余逾

《浮生》多面

《浮生六記》素有「小紅樓夢」之稱，《浮》《紅》二書，體例不同，一寫實一虛構，但作者沈復與曹雪芹，的確有相似的審美觀，同樣愛花愛詩愛酒，對女性顯得特別同情。雪芹創造的林黛玉薛寶釵和眾多女子，三白筆下的芸娘，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沈復沒提及他讀過《石頭記》，「程乙本」《紅樓夢》出版時（一七九二年），他和陳芸因與家人不合避居他地，正是「坎坷記愁」之際，也未必有空讀此流行一時的小說。

但有趣的是，沈復確實讀過《紅樓夢》。此話怎說？試看他描寫陳芸的樣貌，是「削肩長項，瘦不露骨，眉彎日秀，顧盼神飛」；再看《紅樓夢》以下幾句：「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面，俊眼修眉，顧盼神飛」，雖也是熟語，但文字相似度這麼高，能說沈復沒有讀過《紅樓夢》？對曹公筆下的女性外在美，三白必有個人的領會。

更有趣的是，曹公這二十字所描寫的，不是人人認為酷肖陳芸的林黛玉或史湘雲，而是才幹不凡的賈探春。不能說真人版的



文化什錦
陳德錦

陳芸與想像中的探春面貌相似，但實幹派的探春，心直口快，性格倒與陳芸相近，而與性格內向、生就「兩彎似蹙非蹙的眉煙眉」（賈作籠罩解）的黛玉頗有差別。

在性情上，善妒的林黛玉與大方寬容的陳芸不是同類型女性。陳芸打算為丈夫選妾，更對丈夫藉外遊之便狎妓開一眼閒一眼。《浪遊記快》裏，沈復記述與表妹夫到廣州遊玩，妻子沒有同往。又夜逛靖海門，登妓船，與妓女喜兒相交。遇無賴敲詐，與喜兒機警逃脫。其地為油欄，沈美其名為「幽蘭門」，愛花之心可算成痴。碰巧這喜兒樣貌與陳芸相近，更增添情愫，致令每數日一見，喜兒「或自放小艇，親至河干迎接」，日久不見，甚而自尋短見。

或有讀者愛看《浮生六記》中沈陳二人之卿卿我我，殊不知沈復粵遊，嫖狎本性如斯盡現。少時讀他倆一起看蟲吃粥，賞花野餐，至此感覺判若二人。但人豈不真有兩面多面而不足為怪，何況更把所想所做忠實地形諸文字？

十九世紀，世人仍視吸食鴉片為罪過，獨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在《一個英國吸鴉片者的自白》裏述說他服用後的真實體驗。那種以產生幻覺和孤獨感為代價所得來的平靜、理性、愉悅，卻那麼使人信服。這或許就是文學作品中的張力，源自作者的情感矛盾的矛盾與調和，能帶給我們閱讀的滿足。

◀沈復著《浮生六記》。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將於四月二十九日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人聲銅樂》音樂會，為首屆「香港流行文化節」帶來一場別開生面的音樂晚會。本地人氣組合SENZA人聲樂團將聯同新晉銅管樂隊Lucky 6，分別以無伴奏合唱和銅管樂器合奏方式重新詮釋多首經典香港電影歌曲和粵語流行曲，為觀眾帶來耳目一新的跨界界合作。

SENZA人聲樂團及Lucky 6將會以多元的演出形式（包括翻唱、改編、混搭和串燒組曲等）重新演繹多首八十年代至今膾炙人口的港產電影歌曲，透過

▶《人聲銅樂》音樂會將於四月二十九日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月初一天下午，我和楓林兄一起到港怡醫院，和陳幼南會長伉儷打個招呼，就和比我們先到的謝賢團先生一起走進病房，偉南叔閉眼躺在床上，臉色蒼白，護士姑娘幫他整理好枕頭，偉南叔的頭稍微前傾作出配合，姑娘說，病人的麻醉藥效果未完全消退。我們站在病床旁邊和老人家說話，他似乎能聽到，眼角微動。兩周後的三月二十日下午，偉南叔安祥地走了，享年一百零六歲。

如果說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州人，那麼有潮州人的地方就知道「陳偉南」這個名字。陳偉南先生曾任香港潮州商會會長，任內推動港九新界眾多潮人社團大團結，創立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是一位愛國愛鄉、樂善好施、熱心扶掖後輩、德高望重的潮人領袖，很多人稱他為偉南會長，比較熟悉的後輩尊敬地稱他偉南叔。我認識偉南叔二十多年，老人家心繫桑梓，對潮汕故土的一往情深，以及他支持學術泰斗饒宗頤教授的學術藝術事業、兩位同鄉老友惺惺相惜，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二十一年前隨同偉南叔到潮汕三市參觀訪問的往事，歷歷在目。

二〇〇二年，偉南先生擔任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創會主席，某日對時任潮州商會兼潮屬社團總會秘書長林楓林和我說，他想要組織一個傳媒高層訪問團到潮汕三市，當時我任《新報》副總編輯，偉南叔讓我和楓林兄邀請傳媒，訪問團費用由他負責。就在十年前，原來的汕頭地區分為三個地級市：汕頭、潮州和揭陽，汕頭雖是全國四大經濟特區之一，但無論經濟實力，還是知名度，都不如深圳、珠海和廈門，潮州和揭陽都有兩千多年悠久歷史文化，但經濟發展比較弱。偉南主席的意思，是想借助香港媒體影響力，推動家鄉改善投資環境，提高潮汕三市的知名度，吸引更多外來投資。當年六月，年逾八旬



自由談
李憶君

時至今日，不知還有多少人知道夏士蓮？它是一種潤膚霜，又名雪花膏（果真白得像雪般純淨，輕盈得如紛飛的雪花）。我很早就「認識」它了，因為母親的緣故。母親是個講究儀容的人，自我有記憶以來，她總把自己打理得乾乾淨淨。這「打理」不是化妝打扮的意思，而是一種整潔的表現。整潔是讓自己感覺清爽，也讓人看了舒服。母親常說她不能忍受滿臉油光，不僅自己難受，也覺得失禮。有鑒於此，雪花膏這種有控油和保濕作用潤膚品便成了她的最愛。

講到夏士蓮，忽然想起以前母親的梳妝台上還有一瓶「雙妹嘜」護髮油。那瓶子瘦瘦長長的，瓶身上繪有兩個並肩而立的女子。嘜是英文（mark）的譯音吧。那雙妹，一個穿紅，一個着綠。

說的雖然是我母親，其實用意是把那年代民間尋常女子的底子揚起來。我一直有這樣的想法，生活再貧瘠，人總該有生生之愛悅，必定有些事情是自己所堅持的，並且合

《人聲銅樂》耳目一新

段段耳熟能詳的旋律喚起幕幕經典回憶。兩隊樂團亦會演出知名本地流行歌手和樂隊的熱門作品，以及各自的原創



歌曲，以新穎的編曲結合精湛的音樂技巧，為是次音樂會注入更多活力。

政府新聞處

偉南叔的人格魅力

的偉南主席以及多位潮屬社團總會首長親自帶隊，由本港十三家媒體高層組成的訪問團走訪潮汕三市，這也是香港媒體首次講好潮汕故事。

在這次訪問期間，我們在潮州寶山中學看到偉南叔對這所學校的捐款紀錄，自一九九二年第一筆捐款五百萬元創建學校，以後有時捐一兩百萬，有時幾十萬，陸續不斷，累積超過六千萬元（最新達八千多萬）。偉南叔說：我不是大富豪，不能一下子捐一大筆錢，但在家鄉需要的時候我會盡力而為，積少成多。平淡幾句話，透露他對家鄉的赤子之心。從此之後，我對這位說話輕聲細語、總是笑咪咪的長者充滿敬意。

偉南叔還帶我們參觀了幾年前才落成的潮州市饒宗頤學術館，館內展出大批饒公的學術著作和書畫作品，介紹饒宗頤先生在家鄉度過童年和少年時代，家學淵源加上天資聰穎，十幾歲已編纂《潮州志》，以及其後半個多世紀在香港學界筆路藍縷、確立國學大師地位的故事。現在香港大學、浸會大學、廣州中山大學等多所高校設有研究饒宗頤學術藝術的機構，而在當時，這是第一間潮籍名人學術館。後來知道，這間在饒公家鄉潮州首設的饒宗頤學術館，是陳偉南先生在香港潮籍商界發起集資建成的。偉南叔和饒公份屬同鄉老友，在香港相識相知半個多世紀，偉南叔可說是饒公在商界最早的知音和支持

者之一。這方面的故事，曾任潮州商會和潮屬社團總會秘書長的楓林兄知道最多。北大陳平原教授說潮汕人風氣，「商人與學者，各走各的路，但因為鄉音與鄉情而互相欣賞、互相支持，這在全國都是很特殊的」，偉南叔和饒公的關係，就是這種風氣的典型。而今二老仙境重聚，相信仍有說不完的話題。

幾年前，潮屬社團總會在灣仔會展中心為偉南叔舉辦百歲壽辰生日會，我很榮幸被偉南叔點名擔任主持人，這是一個充滿鄉情、愛心和感恩的生日會，當來自本港和海內外數百名潮籍名人社團領袖和專程前來賀壽的潮汕家鄉領導，以及一群青少年學子一起為這位德高望重的百歲壽星公唱生日歌，當多名來自內地和本港的青少年上台向偉南爺爺致敬，分享他們在這位慈祥、慷慨的愛心老人幫助下，渡過難關改變人生的故事，我從偉南叔的滿臉笑容，讀懂老人家的人生座右銘：「事業成功在於努力，人生價值在於奉獻」。

有一次，內地某電視台來港拍攝一部陳偉南先生的紀錄片，攝影組問我，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偉南叔最突出的特點，你會說什麼？我脫口而出四個字：「人格魅力。」偉南叔不算巨富，也沒有顯赫的政治背景或地位，他的知名度、號召力以及在全球潮商潮人備受尊崇的地位，是來自他數十年如一日愛國愛港愛家鄉、熱心助人、善於團結的人格魅力。偉南叔千古！



▲位於潮州的陳偉南文化館。

圖源：香港潮屬社團總會

殊途同歸

情合理。而我母親的乾淨整潔，是她自己所要看到的吧，所以她很用心。因此我從沒見過她的頭髮有哪一天是乾枯或毛躁的，總是梳得又順又滑，還有種淡淡的香氣，很好聞。那是雙妹嘜護髮油的花香。後來我還聽說了，雙妹嘜除了生產護髮油，還有其他多種產品，包括花露水、雪花膏、爽身粉等。可是我母親都沒用那些其他的產品，她只用夏士蓮雪花膏和雙妹嘜護髮油。

也是聽說的，雙妹嘜是民國時期的化妝品品牌，最先在香港創立，是香港第一家有規模生產化妝品企業。產品不僅迅速在上海走紅，還在全國各地設有分銷處，成為化妝品業界的翹楚。並且乘勝追擊遠渡重洋到南洋，甫一亮相，即廣受歡迎，成為一時無兩備受追捧的時尚化妝品。而南洋女子也無不知雙妹嘜的。當時，雙妹嘜夏士蓮可謂風騷各領，但氣質不同。

那天無意間讀到一篇有關於夏士蓮的短文。夏士蓮是英國品牌，而研發者卻是兩位從事醫藥研究的美國人，他們在倫敦創立公司。生產以Hazeline Snow命名的潤膚膏。而雪花膏的由來，即源於Snow這個字。一八八〇年夏士蓮雪花膏正式推出市場，旋即成為英國上流社會名媛們的新寵，風頭一時

無兩。而雪花膏的名稱由來，得歸功於張元濟。

一九一六年，夏士蓮進軍上海，委託一家英國人經營的藥行為代理商。當時的上海租界十里洋場，舶來品受歡迎自不在話下，但也得讓人認識啊。要人認識首先就得把Hazeline Snow翻譯成中文，讓它有個中文名字，進軍的第一步才算完成。英國藥行老闆聽聞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兼董事長張元濟，不但翰林院出身，並且學貫中西，便去請他幫忙翻譯。張元濟把Hazeline翻譯成夏士蓮，順帶也將不油不膩，滋潤補水，猶如雪花般的Hazeline Snow翻譯成雪花膏。

現在想來，那時文人的磅礴文采，該是時代交織出來的吧。不由想起以前荷里活電影的中文譯名，翻譯得多好啊。那手漂亮的譯筆，那西情裏的東韻，得要有多深厚的國學根基才能出得了手。

而如今世代飄忽，許多事物都是看不真切的。比如夏士蓮和雙妹嘜，說是相近的吧，也不盡然，但共同點是價廉物美。無奈現時的消費心理多少帶點炫耀性——不買對的，只買貴的。所以雙妹嘜也好，夏士蓮也罷，就更顯得殊途同歸。